

中國歷史教程緒論

吳玉章講授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中國歷史教學法

• 吳玉章講授 •

東北華書局印行

中國歷史教學緒論

講授者 吳 玉 章

印行者 鼎 華 書 店

• 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 •

幾點聲明

一、這篇中國歷史教程緒論，是我在一九三六年前後、抗日戰爭還未開始的時代寫的。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由東北而熱河，由熱河而平津，蠶食鯨吞，中國有滅亡的危險；正是賣國賊蔣介石、汪精衛等不抵抗日寇，反而三番五次地大舉進行『剿共』戰爭，並以復古，尊孔、讀經等反動教育來愚弄人民；正是文丐，和歷史曲解家不惜歪曲歷史來爲蔣汪等『不抵抗主義』作辯護。如丁文江以列寧主張簽訂『布勒斯特』條約來爲賣國賊作護符。某白話文歷史家竟把岳飛和秦檜顛倒過來，說秦檜是深謀遠慮的愛國策士，岳飛爲暴徒亂黨。在這樣一個環境和時代中，爲了激發同胞的愛國精神，不能不發揚民族愛國思想，痛罵日本帝國主義及賣國賊。喚起各階層團結一致，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來救亡圖存。現在時局有了很大的發展，形勢有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日本帝國主義雖已被打敗，賣國賊蔣介石等的反動政府雖已

被人民解放軍打倒，而美國帝國主義還將援助蔣介石及其他反動勢力，企圖捲土重來，因此把日本帝國主義改爲美國帝國主義，其餘有些地方加以適當修改，仍然是適用的。

二、我們研究歷史的方法，必須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研究，才是唯一正確的方法，故文中特別把『聯共黨史』內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部份引來，並加以中國的歷史事實來證明，特別把中國最近十五年來兩大革命戰爭——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活生生的驚天動地的事實來證明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能動員民衆、組織民衆的偉大力量，並證明馬克思所說：『理論一掌握了羣衆，便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的真理。這種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是從我們共產黨，毛澤東同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產生出來。它是唯物的，不是唯心的，不是從抽象的『人類理性原則』出發，而是從社會底具體的物質生活條件，即社會發展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出發；不是從『偉大人物』『好人政府』底善良願望出發，而是從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底現實需要出發。

我引了一些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對於時局所發表的文件，這些文件，不僅解答了抗日戰爭是誰領導；抗日戰爭誰在艱苦奮鬥；誰在陰謀妥協投降、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日本投降後這三年內戰的責任應該誰負等等問題（請參看陳伯達著『人民公敵蔣介石』）。而且也解答了中國革命為什麼以前總是着着失敗，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就着着勝利的問題。如果能從這裏使我們相信馬列主義的人更加強為革命奮鬥的自信心，使不相信馬列主義甚至反對馬列主義的人鑑於革命成功失敗的歷史教訓，深自警惕，改造自己的思想，猛回頭來，改變自己的行動，不致走向泥淖深處而不能自拔，則我這本小冊子總算沒有白費力氣。

三、文中引用章太炎的文章數段，其文字很艱澀費解，讀者並不歡迎，主張刪去。只因他說：一個民族必須熟習其自己的歷史，才能有民族的自尊心和奮鬥的自信心，才不為他族所滅亡。語甚沉痛，故還是保留它。

四、因為華北大學要把這個緒論作為學生學習歷史的參考材料，及『人民日報』要求發表，急於付印，我沒有時間來把許多不合時宜的地方加以修改，讀者

如發現有不妥當或錯誤的地
請不吝教誨，加以指正。

吳玉章

一九四九年五月

目錄

幾點聲明

一 研究中國歷史的意義·····	一
二 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	一四
三 研究中國歷史應選擇的材料·····	七九
四 中國歷史的範圍·····	八九
五 中國歷史的編年紀事和時代的劃分·····	九〇

一 研究中國歷史的意義

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人類社會自己發展的過程。人類社會最特殊的特點，就在於人類能勞動生產。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應該是勞動生產者發展的歷史。

歷史是一種科學，它是要發現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規律的科學。尤其要研究勞動者推進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的科學。但是，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除了原始的狀態以外，都是勞動者被奴役和爭取解放的歷史，都是階級鬭爭的歷史。因此，現在我們研究過去的歷史，主要地是研究一定階級社會的產生、發展和衰落的科學；是研究階級鬭爭的科學。同時要研究怎樣消滅階級以達到無階級的社會的科學。

歷史科學是為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而鬭爭的有力工具。我們應該知道人類真正的歷史，勞動者被奴役和爭取解放的歷史，應該知道我們從那裏來和往那裏去。因為，這能十倍地堅強我們奮鬥的信心和給我們這種鬭爭勝利條件的知識。

我們常常看見，凡一個民族，如果缺乏詳實的歷史記載，則會減弱民族的自尊心和奮鬥的自信心。章太炎說：

『余數見印度人言其舊無國史，今欲搜集爲書，求雜史短書以爲之質，亦不可得，語輒扼腕。』（『國故論衡』，『原經』）

印度人所說事實是否確實，姑且不論。而章太炎深爲印度人太息沒有成文歷史的痛苦，則是有意義的。他又說：

『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迄今茲，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猾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今國性不墮，民自知貴於戎狄，非「春秋」孰綱維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略，則相安於輿臺之分，詩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爲流涕長潛者也。』

（同上）

他又說：

『天方薦瘥，戴胥及溺，滿洲亡而復起，日人又出其雷霆萬鈞之力以濟

之，諸夏阡危，不知胡底！如我學人，猶廢經史而不習，忘民族之大閑，則必淪胥以盡，終爲奴虜而已矣！」（一九三五年『講論讀經有利而無弊』）他又說：

『史之有關於國本者至大，秦滅六國，取六國之史悉焚之；朝鮮亡後，日人祕其史籍，不使韓人寓目；以今日中國情形觀之，人不悅學，史傳東閣，設天降喪亂，重罹外族入寇之禍，則不待新國教育三十年，漢祖，唐宗必已無人能知，而百年之後，炎黃裔胄，決可盡化爲異族矣！』（一九三三年，『講讀史與文化復興之關係』）

章太炎爲中國近代精通舊文學的文學家、歷史家，他深深抱着民族主義和愛國思想，就是他從舊歷史中領會得來。但是他在文字上好用古字，崇拜古文，反

★ 自孔子作『春秋』開始用編年紀事的例子，中國歷史才有可考的年代，章太炎極推崇孔子這個功績，這是他的卓見。因爲歷史必須在年代的聯繫性中，敘述最重要的事變和事實，才能給歷史人物以確切的評價，否則不等於小說傳奇，也只成了社會、經濟形態抽象的定義而違背唯物史觀。（教授註）

對白話文，泥古非今，是一個頑固守舊的人，並且他的民族思想也是一種狹隘的自居優秀民族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和我們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民族自決思想有根本上的區別；就是他研究歷史的意義也和我們大有不同：他是要人們不要忘了漢祖唐宗的所謂『文事武功』，自己是一個『征服者』的民族的『光榮』史蹟；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則是要發現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加強人民革命勝利信心和吸取歷史經驗。在中國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他的排滿思想起了一些宣傳革命的作用，但辛亥革命在武昌初步勝利時，他就大倡『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謬論，情願與封建軍閥反革命站在一個立場來反對孫中山，反對革命。在大革命時代，他也站在反革命方面，到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時代，他一方面贊成學生抗日革命運動，一方面却又爲反革命蔣介石等尊孔讀經作宣傳。這因爲他是封建士大夫階級的代表，只有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沒有前進的革命階級的立場。這是我們應該明白指出的，因爲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必須分別他的言論與行動。那些是與人民利益相合，那些是與人民利益相反，指出他的功罪，而不能盲目信從，或一概抹煞。我們接受一切歷史的遺產都應該有批判的態度。我上

面引章太炎的幾段話，只是爲了他說人類社會必須有詳實的歷史記載，後人必須知道前人如何發展與奮鬥的事蹟，才不至遺忘了人類發展的寶貴經驗，才不至割斷歷史，只是在這一點意義上，才把他寫在這上面。

現在我們處在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的時代，痛心於我神洲古國的勞動民衆，沉淪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海中，認識了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大聲疾呼，使酣睡的牡獅，猛然驚起，跳躍於世界大革命的潮流中。有些革命家，薰染了十八世紀法國的革命思想，不承認一切的權威和過去歷史上所認爲神聖的東西：一切舊的宗教、哲學、世界觀與人生觀、社會與國家的制度等等，都要受到無情的批評；一切都要在理智面前裁決，凡是不能證實它的理性的東西，都被宣告消滅。這種懷疑的態度和革命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但是，把一切舊的社會與國家形式，一切傳統概念，都認爲不合理性的，當作陳舊廢物而拋棄，認爲凡在現時以前的世界，都爲一些偏見所指示，因而一切它的過去只值得嘆息而輕蔑，它的歷史不值得一顧。這樣就不僅抹煞了勞動人民的發展進化歷史所創造的文明，割斷了歷史，必然要走到空想的社會主義，而且恰好給反動勢力

和法西斯蒂留下一個有力的武器，使他們能够利用特殊的民族心理來欺騙民衆。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報告『法西斯主義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爲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鬭爭的任務』說：

『法西斯蒂曲解每個民族的整個歷史，以便把自己形容成爲這個民族史上一切高尚英勇事蹟的繼承者，而對於一切有傷民族觀念的恥辱事實都利用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仇敵。在德國出版幾百種書籍，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按照法西斯主義的精神來假造德國民族的歷史。初出茅廬的民族社會黨的歷史家拚命假造德國歷史，把德國歷史弄成這個樣子……好像由於什麼「歷史的規律」，在兩千年來，都有一條發展綫索貫串着，結果就有一個民族「救主」出現於歷史舞台，這就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救星」，祖籍奧國人，有名的「下士」！在這些書籍裏，把日耳曼民族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描寫爲法西斯蒂，而把偉大的農民運動，描寫爲法西斯蒂的嫡祖。

『墨索里尼拚命利用民族英雄加里波的英勇模範，來賺取政治資本。法國的法西斯蒂把女傑冉·達爾克奉爲自己的英雄。美國法西斯蒂藉口美國獨

立戰爭的傳統，華盛頓、林肯的傳統。保加利亞的法西斯蒂利用七十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及其光榮的民族英雄——列夫斯基、加拉查等人的聲譽。

『有些共產黨員認為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與工人階級的事業沒有關係，寧願袖手旁觀，却不拿正確的歷史眼光，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列寧的、列寧斯大林的精神，來在勞動羣衆面前，說明他們本民族的歷史，却不把共產黨員目前的鬭爭與該民族過去的革命傳統聯繫起來；這樣就等於自願地把民族史上的一切寶貴事蹟，奉送給法西斯蒂的歷史曲解家，讓他們愚弄民衆。』（『論統一戰綫』一五六——一五八頁）

中國現在的情形，也正和季米特洛夫所說的一樣，反革命的歷史曲解家，正在玩弄復古和尊孔的把戲，曲解歷史的事實來欺騙民衆。什麼復古運動，讀經運動，鬧得烏煙瘴氣。蘇俄布勒斯特條約的事件，可以藉作賣國的護符；賣國的秦檜，可以變爲深謀遠慮的『愛國』策士。這些歷史曲解家不惜曲解事實，顛倒是非，以阿諛當世的反動統治者。不久以前，即日本未投降以前，特別鮮明的例子，就是日本的軍閥法西斯蒂，在他已佔領的中國各地，一方面大倡孔子王道等

教條，表示他是中國和東方文明的保護者；一方面在學校裏強迫人人學日語，不許中國人讀中國歷史，企圖消滅中國的民族性。我們如果輕視反動勢力和法西斯蒂的這種騙人手腕，那就是罪惡。我們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者，毫不調和地根本反對各色各樣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侵略主義，可是，我們並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如果誰認為，因為要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和一切勞動者，他就可以，而且甚至於不得不唾棄廣大勞動民衆的一切民族觀念，那麼，他就大錯而特錯，他就毫不懂得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學說。

列寧說：

『難道我們這些大俄民族的覺悟工人，沒有民族自誇心嗎？當然有！我們愛自己的語言，愛自己的祖國，我們所最努力工作的，就是要教育我們祖國的勞動羣衆（即祖國十分之九的人民）使他們成爲覺悟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我們所最目擊心傷的，就是暴虐無道的皇家創子手、貴族和資本家，公然摧殘壓迫和侮辱我們的大好河山的祖國。我們引爲自誇的，就是這種壓迫政策，已經引起我們大俄人民的反抗，我們大俄人民已經推擁出拉吉

雪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的平民革命家；我們大俄民族的工人階級已經在一九〇五年造成强有力的羣衆的革命黨……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誇心，因為大俄民族也造成了革命的階級，也證明了：大俄民族能够給人類標榜為自由為社會主義而鬭爭的偉大模範，而不只是大批被蹂躪被壓迫的民衆，大開刑場監獄，大開飢荒以及在神父、皇帝、地主和資本家面前大顯卑躬屈節的醜態。

『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誇心，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特別憤恨自己的以往的奴隸生活……以及現在的奴隸狀況。現在的時候，又是那般地主，在資本家帮助下，強迫我們東征西剿，去撲滅波蘭和烏克蘭，鎮壓波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使羅曼諾夫、包白林斯基、普利史克維赤這般玷污我們大俄民族名聲的狐羣狗黨，更能作威作福。』（『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八十一頁，『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誇心』）

我們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其幅員的廣大，僅次於蘇聯；超過全歐各國面積的總和；而其人口的衆多，則為任何國家所不及，總數約在四萬萬七千萬以上。